

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这部小说是路遥作品首次在我国大型文学刊物上的亮相，并于1981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的发表，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心。随后，他才有中篇小说《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问世。考察这部小说的发表过程，对于研究路遥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

新时期之初，担任《延河》文学杂志编辑的青年作家路遥，还只能在编辑之余，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拨乱反正，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得到极大的鼓励，这对于心性刚强的路遥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路遥一边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

1978年，就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时，路遥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为题材、以“文革”前夕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小说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发泄情绪的路子，而是进行彻底的“文革”反思，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为制止两派的武斗而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我牺牲。它是路遥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题材，一则路遥有在“文革”武斗时的亲身经历和生死体验，写起来得心应手；二则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而他的这部作品的“着眼点就是想塑造一个非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在创作手法上，这部中篇深受法国作家雨果《九三年》的影响。《九三年》写的是在光明与黑暗大搏斗中英雄主义的闪光。路遥在这部中篇中也想来个土崩瓦解的结果，在矛盾的最高潮结束。他下定决心创作这部与当时的文坛潮流有些不甚合拍的中篇，是一招险棋，剑走偏锋。很多年后，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晓雷回忆：“我看过去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既震惊这部小说的真实感和我的朋友闪射出来的令我羡慕甚至嫉妒的才华，又震惊于这部小说主题和思想的超前。那时我的思想还深陷在文化大革命好的长期喧嚣形成的藩篱中，而如今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讨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怎能不让我感到惊恐呢？但我的真诚认可了这作品的真诚，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我的支持。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乎叫作‘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而且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不仅晓雷看到这部小说时叫好，《延河》副主编董墨也有同感，路遥拿出这本小说的初稿让他看后，他认为：“这个中篇小说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作家着眼点的不同。”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而路遥以“主题先行”的方式，进行“文革”反思，这不能不说具有思维的前瞻性。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文学编辑们能否完全领会路遥的创作意图，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事实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寄出后，路遥的心也就随之悬了起来。这部中篇先是《延河》副主编、路遥的恩师贺抒玉推荐给某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不久被退了回来；又寄给一家刊物，二次被退回。两年间，接连投了当

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在“周游列国”后，

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久，《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问：“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可不可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当代》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杂志的“四大名旦”之一，有“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特色，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整体大气、厚重，能在《当代》上发表小说是每个作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1980年5月1日那天，路遥激动地给《当代》编辑刘茵写了一封长信，诚恳而详细地阐释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思路乃至写作中的

续使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莫大的荣誉”、“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这些极致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兴奋心情。这说明路遥在文学突围时期，文学前辈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他提升文学创作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年5月初，路遥应邀到《当代》编辑部修改小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并在责任编辑刘茵的陪同下，去北京北池子秦兆阳住所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当代》主编。秦兆阳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他的青春年华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1956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起了很大反响。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

西作家的第一次获奖。路遥的好友、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著名诗人闻频，见证了路遥得知获奖消息的情景：“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一大早我在办公室里写东西，他从前院急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高兴地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把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路遥这种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我只见过这一次。这是他《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全国获奖，也是他第一次获奖，后来的几次获奖，包括茅盾文学奖，他再没激动过。”

1982年3月25日，秦兆阳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再次谈到当初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第一印象：“初读原稿时，我只是惊喜：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文字风格又是那么朴实”、“所以路遥同志，你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他也客观地分析了这部中篇小说没有被评论界关注的原因：“它甚至于跟许多人所经历、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之情和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联系不起来。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秦兆阳的独具慧眼赏识了这部小说，并成就了路遥。命运的转机就在坚持之间，对于路遥来说就是这样！这样，路遥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知名作家的行列中。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路遥的文学创造道路可以说是从这部中篇小说开始的，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显露的。从此，路遥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至少有这样几重意义：一是极大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二是使他跻身全国著名作家行列，为全国文坛所关注；三是改变了他在陕西文学界坐冷板凳的际遇。在1981年的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座谈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郑重向路遥约稿，才有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此后，“农裔城籍”的路遥寻找“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的优质文学表达区位。

当然，并不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一篇十分成功的作品。1985年元月，路遥在接受采访中坦诚地谈到它的局限：“这个作品比较粗糙，是我第一个中篇，艺术准备不充分，很大程度上是靠对生活的熟悉和激情来完成的，因此，许多地方留有斧凿的痕迹……”

1991年，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直言不讳地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这样写道：“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秦兆阳等于是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这进一步证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之于路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及其意义

□梁向阳

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遥都在等待发表的焦虑与煎熬中度日如年。而那时的陕西作家却一路高歌，莫伸的《窗口》与贾平凹的《满月儿》在197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忠实的《信任》和京夫的《手杖》又分获1979年与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陕西已有4位作者在全国获奖，而路遥却出炉不顺。

这样，路遥的创作一直在中篇与短篇之间犹豫，他甚至重新捡起短篇，先后写出了《在新生活面前》《夏》《青松与小红花》《匆匆过客》《卖猪》等作品，这些短篇小说仅仅是发表与增加数量而已。

当《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时，路遥甚至有点绝望，最后他将稿子通过朋友转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结果稿子仍没有通过，原因仍是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路遥怎么办？路遥写信告诉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如果《当代》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寄回，一烧了之。

二

1980年春天，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到不

苦恼。这封信件，是目前路遥本人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系统的创作阐释。他甚至明确地告诉《当代》编辑：“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同时，路遥还提出“想在校样上改一改个别不妥的地方”。路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信中有清晰展示。

当然，《惊心动魄的一幕》能在《当代》上刊发，这将是他创作的重大收获。就在1980年5月1日，路遥又情不自禁地给朋友谷溪写信，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好长时间了，不知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说《当代》已决定用，5月初发稿，在《当代》第三期上。这部中篇《当代》编辑部都给予了很高评价，秦兆阳给予了热情肯定……中篇小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路遥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连

放。1980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也就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上任不久后就看到的作品，路遥的确是幸运的，他的命运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结果，路遥在秦兆阳与孟伟哉、刘茵等人的指导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20来天，作品比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路遥当时无限感慨地说：“改稿比写稿还难。”

路遥在1980年5月24日给好友谷溪的信中谈到这个情况：“我于5月初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那个中篇小说已20来天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比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现在6万多，估计在《当代》第三期发（6月发稿，9月出刊）。此稿秦兆阳很重视，用稿通知是他亲自给我写的，来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在家里约见了我，给了许多鼓励……”

三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头条刊发，秦兆阳专门题写标题。在秦兆阳的力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还一连获得了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尤其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陕

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个曾经健壮的躯体从此后就没有了支撑的能量。他坐在省作协院子的一把藤椅上晒太阳，一坐就是大半天，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病情加剧，曾经如此自信的路遥深感自己生命的无能为力。他心里想，回到自己的老家吃上顿妈妈做的家乡饭，他的病就会好，他的身体就会又强壮起来。所以在他的故乡通了火车后的第6天——1992年8月6日，路遥乘火车到了延安。然而还没来得及回到乡下的老家，路遥就病危住进了医院。他肝硬化腹水已到晚期，9月他被迫转院西安。1992年11月17日，这个从苦难中走来的作家经过了一番与苦难的搏斗较量后又在苦难中走了。是苦难造就了路遥，也是苦难毁灭了路遥。苦难对作家来说是财富，苦难对现实的人生来说只是苦难。

在路遥的人生里，我们能看到保尔的形象，更能看到连的影子。而在路遥的文学世界里，在那个城乡交叉地带的土地上，保尔和于连交织成了高加林和孙少平形象。于是在“红”与“黑”的人生世界中，作家路遥就这样把自己与保尔、于连、高加林和孙少平融合成一体。路遥为什么要把“人生”作为自己小说的标题，当作自己毕生要探索的课题呢？是路遥自己独特的生经历所使然，另一方面是陕北这块黄土地上的农村青年的命运遭际激发了他的思考。对社会的苦苦思考和对人生的苦苦探索终于汇聚成了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洪流。这就是路遥人生小说后来所形成的属于路遥独有的“高加林情绪”。高加林形象，是中国20世纪文学画廊中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审美内涵的文学典型，他身上凝结着的那种不安分的灵魂的生命能量将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路遥让高加林走出土地、进入城市、实现自我，最终演出了一个奋斗者的悲剧，这悲剧里面蕴含着社会、个人、人性的意义却是丰富而复杂、广泛而多面的。高加林是保尔、于连式的交织着复杂人生内容的“球形人物”。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所全力打造的孙少平，却没有了“高加林情绪”的冲击力，他对现实更多的认同，更具“成熟感”和“责任感”。如果说高加林形象中于连的影子多了些，那么孙少平就是保尔的再现。单就爱情这一点来说，高加林与巧珍、黄亚萍的爱情，在使你心动的时候又使你内心百味杂陈，难以一言以蔽之，给它定性结论，因为小说把个人的爱情与社会交织成了一体。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金秀、师傅的亡妻惠英的爱情，使你得到了一种高尚的感动，尽管这其中

也有着人性的复杂，情感世界中那一翼纯净、向上、奉献的正面美德更深入人心。

如果说苦难是路遥人生文学的立足点，那么苦难人生中的孤独思考则使路遥的文学有了特别的亮光。孤独感不仅是路遥的心理感受，更是他的人生状态。也正是这种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始终相伴相生的孤独，使得路遥善于思考。苦难中的思考是发愤的思考；奋斗中的思考是不满足的思考；挫折里的思考是坚守的思考；逆境里的思考是不服的思考。思考使得路遥的人生文学具有了深刻的价值。从生活的孤独到文学的孤独，路遥不断深入到人生价值世界的更高点。他钟情于咖啡和香烟，更使他的思考有了新角度和深度。如果说如命的嗜烟是农民的心理情结的体现，那么，钟情于咖啡，就是其渴望走出黄土地的心理情结，它给了路遥城市的思想。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起初的名字是《你得到了什么》、《走向大世界》。这里边有着路遥怎样的思考？而后来的改变又赋予了他的创作怎样新的内容？路遥的创作是在烟雾中煎熬过来的，那黄土地上苦难的人生就如路遥手里那不停燃烧的烟卷一样，在时明时灭中不断地延续着，那生存在黄土地上的青年们有着如此深重历史创伤，也像路遥烟卷的烟雾缭绕般紧紧裹挟而挥之不去。在路遥那香烟的燃烧里，吸进去的是苦涩，吐出来的是苦涩，而当这苦涩也不能继续时，他惟有回到生养他的那片苦涩的土地上，或者干脆就进入到更孤独的大沙漠里。苦难使路遥的人生文学有了深重的厚度，但激荡于路遥苦难心胸中的那一束理想的亮光，却使路遥的人生文学中又洋溢着一种令人无限神往的浪漫情怀。这就是路遥在嗜烟如命的苦难里为什么却又如此钟情于咖啡的缘由所在。陕北男人那种外静内热的特点是路遥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他的生活中可以少穿少吃，但他根本就没想到要去造反、去当县领导，可就是走上了那样的路。他不爱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北京女知青，可要和北京女知青结婚的念头促成了这婚姻；他原本对文学并没有发自生命深处的热情和追求，可日后却从事了文学而且为了文学不惜“对自己也要残酷些”。他20岁前断了政治仕途走上了文学之路，可20年后获得了文学巨大成就却又强烈的渴望重返政治仕途之路；已经和妻子早就名存实亡的婚姻可就是不愿履行离婚手续而要苦苦维持。如此多的矛盾着的状态，既是路遥留给后世的谜，也是路遥人生过程中的真切经历。是苦难的派生？还是孤独的扭曲？但毫无疑问，生命的矛盾却成就了一个丰富复杂的人生世界。当这种矛盾着的生命转化为一种文学样式时，它就产生出了一种只属于文学的触动世界的力量。伟大的作家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伟大的作品更是在这样的情形里出现的。文学作为感受的艺术，其传世的魅力就存在于这种超越了逻辑理性的感性世界里。路遥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路遥生命的值就在于他面对这一个接一个的矛盾时感悟出了矛盾背后所存在的生的意义，而且他又把这种精神的感悟转化成了文学的形象世界，并展现了出来，由此使这种感悟具有一种普适性的精神内容。高加林活出另一个人类的挑战性冲击中深藏着怎样的内心隐痛，孙少平百折而不屈的人生中那种炼狱般的担当和承受，每迈出一步无不包含着矛盾中的纠结与煎熬。路遥在这矛盾的煎熬中艰难前行，他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矛盾煎熬中艰难前行？

路遥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路遥的悲剧也是非常态的。42年的生命过程，对一个生命来说是短暂的。19年的创作生涯，对一个文学生命来说更是短暂的。短暂固然使人感慨，但短暂更让人思考。走了的路遥毕竟是走了，中断了，但那个走了的生命和中断了的文学世界，却留给人无限的回味。

路遥人生文学的审美价值

□马至融

路遥说“苦难中才能诞生灵魂的歌声”。路遥就是一个有着特别苦难人生经历的作家，一个对人生充满了许多思考的作家，一个对生命有着无限感悟的作家，一个矢志要把这种对生命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变成人生文学的作家。如果说苦难造就了路遥的人生，那么苦难人生却成就了路遥的人生文学。这集中体现在路遥所创作的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在他42年的生命历程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贫寒农家子弟走入社会的人生历程，并把它艺术化成了属于路遥的人生文学。苦难的特别经历和对苦难人生的特别体味思考，这是路遥创作人生文学的源泉和资本，也使他人生文学中的人生故事和人物形象具有了触动情怀、引发思考的特别力量。

路遥的出生就是悲苦的。人说生命不能选择，可苦难却会选择生命。路遥的生命就是被这块高天厚土处处弥漫着悲苦意味的陕北黄土高原所选择。在共和国诞生刚刚两个月的时候，路遥就来到了陕北清涧县石咀驿乡王家堡村土窑洞的土炕上。可那缺衣少吃、饥寒交迫的日子使路遥的父母在抚养了路遥7年之后却怎么也再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在路遥7岁那年的一个早晨，父亲带着他来到了陕北延川县一个叫郭家沟的小山村，父亲与伯父的一夜交谈，把路遥继给了伯父王玉德。年幼的路遥在第二天早晨看见父亲悄悄地离他而去的时候，满含着眼泪望着消失在大山沟里那个生养了他7年的男人背影，路遥心里默念着说，他被父亲抛弃了。这一人生变故，就成了路遥生命世界中一个永远不能抹灭忘怀的情感之结。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在路遥年幼的心灵里冥冥中开始燃起了一把日后越聚越强、越烧越旺的属于路遥独有的生命之火，即是要闯人生、要做强男人的生命理性。被过继给他使人得路遥早早品尝

到了人生的一种悲凉伤痛。在伯父家虽说有吃有喝，能上学了，可他人的冷眼轻贱，甚或有人的热心帮助，都使路遥正成长的心灵不断滋生出些扭曲畸形的各种情感体验。他能成为同龄人中的头头去指使别人砍柴干活，他也能为了能吃一口白馍学着狗的样子跳起来在空中接食。他没有经济能力再上初中，可他一定要去参加考试证明自己考上了。他砍柴掉到深沟里觉得自己要死了，可站起来还活着的时候他就默默的心里想一定要活得更坚强更有人样。在“文革”岁月，他一个十七八岁的初中生一夜间就成了县红四野造反派的军长，19岁就成了相当于一个副县长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紧接着他作为“造反派”又被清理回乡做了农民。一个被政治所激发也更充满了政治热情的路遥从天堂坠落到地狱，面对无尽的山梁沟壑他只能以劳动来逃避，脱皮了的臂膀脊梁和满手的血泡使他心里有了何等的不甘心呀！祖辈是农民，父辈是农民，难道生在土地上的人就只能是祖辈的做农民吗？中断了政治仕途的路遥在两眼一摸黑中看到了文学的那一点微弱光亮在向自己招手。于是，写诗成就了路遥，也成就了他的爱情。他的第一首诗《车过南京桥》在县里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也就是在这首诗上他署上了“路遥”二字作为自己的笔名。由于写诗出了名，路遥又回到了那个使他人生展现出第一缕光彩的县城做了一名创作者。特别的作诗和诗才，吸引了北京插队女知青走进了路遥的情感世界。路遥把爱北京女知青看作是对外面世界的渴望的实现，然而就在他幸福地品尝爱的甜美和想象着外面世界精彩的时候，女知青却招工远走，一切即刻因开导路遥而走进了他的生活，但他心目中所爱的女神还是他第一个爱人。他灵魂深处萌生了一个意